

中庸

天命之謂性；率性之謂道；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；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

子曰：「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。」

子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過之；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賢者過之；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」

子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。」

子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以好察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為舜乎！」

子曰：「人皆曰：『予知』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：『予知』，擇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」

子曰，「回之為人也：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矣。」

子曰，「天下國家，可均也；爵祿，可辭也；白刃，可蹈也；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子路問強。子曰，「南方之強與，北方之強與，抑而強與？寔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；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；強哉矯。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；強哉矯。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；強哉矯。」

子曰，「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：吾弗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塗而廢：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：唯聖者能之。」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。夫婦之愚，可以與之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哉焉，語小，天下莫能

破焉。《詩》云，「鳶飛戾天；魚躍於淵。」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子曰：「道不遠人。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《詩》云，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』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。猶以為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忠怒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；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，不感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」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數貧賤，行乎貧賤；

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，不陵下；在下位，不援上；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《詩》曰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。」子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！」

子曰：「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；聽之而弗聞；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，在其上，在其左右。《詩》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

思，矧可射思？』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，如此夫。」

子曰：「舜其大孝也與！德為聖人，尊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《詩》曰：『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，宜民宜人。受祿於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』」

子曰：「無憂者，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為父，以武王為子。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。壹戎衣，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為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，達乎諸侯大

夫，及士庶人。父為大夫，子為士；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為士，子為大夫；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喪，達乎大夫；三年之喪，達乎天子；父母之喪，無貴賤，一也。」

子曰，「武王、周公，其達孝矣乎。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其祖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。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，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為上，所以達賤也。燕毛所以序齒也。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，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」

哀公問政。子曰：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故為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修身以道。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為大。義者，宜也，尊賢為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故君子，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曰：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婦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；或學而知之；或困而知之：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；或利而行之；或勉強而行之：及其成功，一也。子曰：

「好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、尊賢也、親親也、敬大臣也、體群臣也、子庶民也、來百工也、柔遠人也、懷諸侯也。修身，則道立。尊賢，則不感。親親，則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，則不眩。體群臣，則士之報體重。子庶民，則百姓勸。來百工，則財用足。柔遠人，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，則天下畏之。齊明盛服，非體不動：所以修身也。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

工也。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凡事，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，則不跲。事前定，則不困。行前定，則不疚。道前定，則不窮。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：反者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不思而得：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。有弗思，

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

自誠明，謂之性；自明誠，謂之教。誠則明矣；明則誠矣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其次致曲。曲能友誠。誠則形。形則著。著則明。明則動。動則變。變則化。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

至誠之道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見乎著

龜，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誠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。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

故至誠無息。不息則久，久則徵。徵則悠遠。悠遠，則博厚。博厚，則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載物也。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，配地。高明，配天。悠久，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，博也、厚也、高也、明也、悠也、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

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、蛟龍、魚鱉生焉，貨財殖焉。《詩》云，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蓋曰，天之所以為天也。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」蓋曰，文王之所以為文也。純亦不已。

大哉聖人之道！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。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。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，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」故君子尊德性，而道問學，致廣大，而盡精微，極高明，而道中庸。溫故，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

其默足以容。詩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其此之謂與？

子曰：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字專。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。」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子曰，「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。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。吾學周禮，今用之。吾從周。」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上焉者雖善，無徵。無徵，不信。不信，民弗從。下焉者雖善，不尊。不尊，不信。不信，民弗從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。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

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。質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，則有望；近之，則不厭。詩曰，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」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。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；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、明、睿知、足以有臨也；寬、裕、溫、柔、足以有容也；發、強、剛、毅、足以有執也；齊、庄、中、正、足以有敬也；

文、理、密、察、足以有別也。溥博，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；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；言而民莫不信；行而民莫不說。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隊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。故曰，「配天」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！淵淵其淵！浩浩其天！苟不固聰明聖知，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詩曰，「衣錦尚絅，」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、簡而文、溫而理。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。可與入德矣。

《詩》云，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」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《詩》云，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。」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詩曰，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詩曰，「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」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《詩》云，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」子曰，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《詩》云，『德輶如毛。』毛猶有倫。『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至矣。」